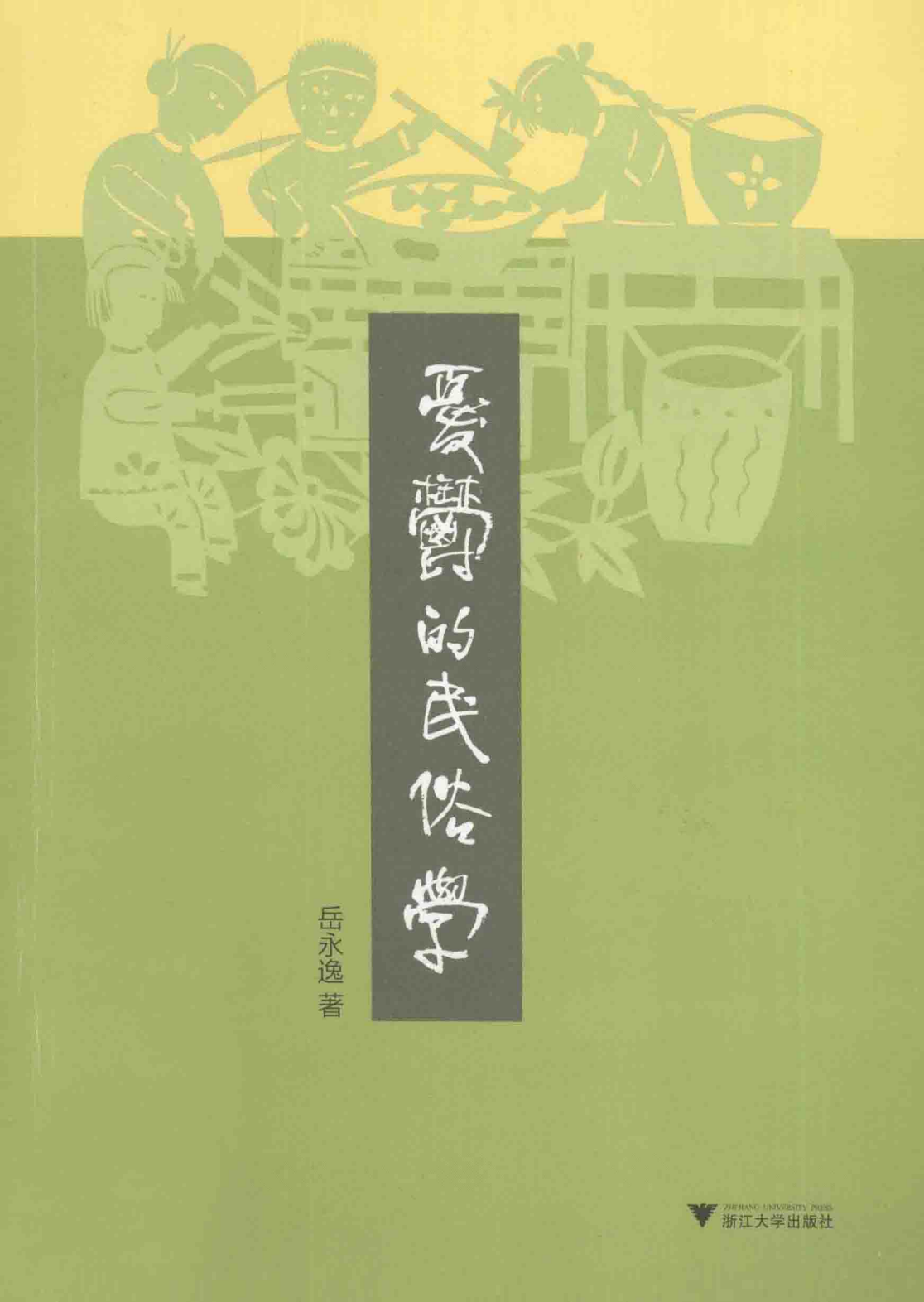




愛國的民俗學

岳永逸 著

愛蘭的民俗學

岳永逸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郁的民俗学/岳永逸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308-12991-6

I. ①忧… II. ①岳… III. ①民俗学 IV. ①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3703号

忧郁的民俗学

岳永逸 著

责任编辑 周红聪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991-6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眺望自己远行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郑国会

我们需要一种在厌恶面前不会瓦解的思想，需要一种在将可能性的探索进行到底的时刻不回避自身的自我意识。

——乔治·巴塔耶

序

永逸此书的大部分篇什是在剑桥写就的，与他前几部著作擅长村落研究的路数不同。在札记式文体的包容下，永逸对民俗学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学术史上失踪者的钩沉辨析、“非遗”背景下民俗学的自持与躁动，甚至频发的群体事件的民俗学分析，都将其汇于一炉。其笔调看似轻松实而沉重，其情感看似冷峻实而焦灼。我以为，这本迥异于学术常规的漫漶散乱之作，永逸投入的最多，思考的最多，故而它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亚于永逸本人前几部著作以及近年来为人称道的其他民俗学著作。

正如此书题献所言的“眺望自己远行”，当一个远行者能

回首眺望自己的纡纡行踪时，他必定进入了一种如同本书所言之尼古拉斯·汉弗里“意识的厚瞬间”，在这里，主观时间与物理时间是分离的，前者远比后者要绵长、厚实得多。唯其如此，永逸才能忠实于自己的切身感受，道出了在当今这个亘古未遇的社会大转型之中，他自己，他的母亲，以及千万个在同一时空下惶恐而焦虑的心灵。

阅读书稿时，时常想象永逸在异国他乡的暮鼓晨钟里，一边奋笔疾书，一边挂念遥远故乡的母亲。此情此景，每一念及，不禁掩卷泫然。十多年来，我见过很多类似郑国会女士这样的个案，甚至就在此时，我的恩师亦因严重的抑郁症来成都问诊，昔日大学校长的睿智风采已荡然无存。过去，我们只能无奈地把病人交给精神病科的诊疗室，而永逸不甘于这样束手无策。出于为人子的炽热情怀，在本书第一部分《急景凋年》中，永逸花费了大量篇幅，冷静而细致地描述了母亲病症的征兆、发作、反复，特别是其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当我们把这类疾病归咎于“价值失范”而导致的“文化病”或“文明病”时，我们已然将视野穿透了封闭的诊疗室，但永逸给我们提供的独特的细节，使我们的认识和体悟更加清晰而确定。由此引出的“倒痰”等地方性知识，以及当下医患关系的变迁，永逸的意图颇似西方“民俗医疗”（folk

medicine) 和“大众医疗”(popular medicine), 这些旨在对抗主流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的几个分支, 因其重视仪式、族群、文化变迁、地方性知识等因素而通常被归于“医疗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旗下。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这一学科, 不仅如数吸收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历次转向所带来的养分, 孕育出多种学说和流派, 而且已从学理进入临床, 使高尚文明的患者接受了野蛮土著馈赠的福音。反观我国, 医疗人类学只能龟缩在狭小的空间内, 借用别人阐释框架来说明部分少数民族的医疗体系。

面对本书的丰富内涵, 笔者其实并不具备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充当“灵媒”的能力, 更是丝毫没有充当学术裁判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 我也是一位永逸经常遇到的对民俗学充满好奇的窥探者。在本书的后五部分, 永逸使我触摸到了民俗学的边界, 也使我产生一种“越界”到别人的领地插上栅栏的感觉。但是, 这些栅栏的确是民俗学的, 虽然它与艺术人类学的非常近似。不过, 纵观民俗学发展史, 何尝不是一部与其他学科之间“越界”或“被越界”, 即被“侵入”的关系史。

与既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区域本位”和“事象本位”不同, 永逸此作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怪圈, 显现出一种与主流

的实证主义方法完全不同的学术禀赋。在我看来，作者对其研究对象饱含一种“虔敬之心”，完全没有对“the other”的居高临下，在描述过程中显现的主客体关系、认知关系上，无不与现象学的要求暗合。换言之，永逸于存在论上持“主体间性”，在认识论上持“非对称性思维”。这种“共主体”或“双主体”使他与对象结为亲密的关联，如《擦肩而过的走阴》中的走阴者，《槐树地的风水》里的父老乡亲。尤其是作者的母亲，这种先天就存在的亲密关系，使得永逸与对象之间从“我和他”转化为“我和你”。这里没有征服、拷问、审查，只有凝视、聆听和体悟。按胡塞尔的说法，在这种融为一体为主客体关系中，才能显现“自身被给予性”或“本质被给予性”，使得事物“敞亮”其本质。

永逸显然有通过对学术史上“失踪者”的打捞钩沉，进而窥探学科发展路径的企图。为寻觅赵卫邦的踪迹，永逸曾专程到他后来栖身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其结果如同都江堰的“倒痰”一样，音讯了无。但我觉得此书的出版可以了却永逸的遗憾，不论有意或无意，本书显现的现象学方法，也许能够成为榛莽中开辟一条小路的起点。正如本书论及中国民俗学经历的数次转向，我们未尝不可期待着一次现象学的转向。周作人之于文学、顾颉刚之于史学、杨堃之于社会

学、杨成志之于人类学，每次都给民俗学带来了活力，成为学科发展的生长点。

斯特劳斯表达过优异的人文科学研究文本具有的“邀请性”特征，如洁净的水邀请干渴的人去喝、舒适的椅子邀请疲惫的人去坐。永逸此作正是具有强大邀请结构的文本，它能抚慰我们，“为彼此的乡愁”（for mutual nostalgia）。

丁瑞根

2014年1月18日

自序

生活本身在逐渐枯竭，大家却空前热衷于夸谈文明与文化。生活的全面崩溃，导致人心沮丧，恰与对文化的热衷呈奇异的对比。这文化从不曾与生活发生过关系，只想主宰生活。^[1]

这段文字是以倡导“残酷剧场”著称的法国人翁托南·阿铎（Antonin Artaud, 1896—1948）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写下的。可是，这段 80 多年前用来指称法国以及欧洲的文字，某种程

[1] [法]翁托南·阿铎：《剧场及其复象：阿铎戏剧文集》，刘俐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年，第 1 页。

度上显然也适合于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官员在大谈文化、学者在大谈文化、作家在大谈文化、记者在大谈文化；男人在谈文化、女人在谈文化；导演在谈文化、明星在谈文化、主播在谈文化、超女在谈文化、快男在谈文化……各色人等都在振振有词、一本正经地大谈特谈。文化成了应景的、最为时髦的空洞言语。文化被不同的人揉搓着，手感都很好。于是，被争先恐后抢夺甚至掠夺的文化也就远离了文化。居上位并拥有话语和表达特权的精英们还嫌玩得不够，颇有创意地在“文化”之前加上了“传统”、“民间”、“草根”、“原生态”等字眼，继续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胆地抚摸、挑逗！

在这样的语境下，凝视显然不合时宜！

无论是在全新、空旷的候机大厅，还是在杂乱、喧嚣的那个一直号称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北京西客站，或是在早上 7 点拥挤得令人窒息的长安街下的地铁，一个人原本完全可能是因为无聊、紧张、局促、拥挤的凝视，会被旁观者进行种种猜测，赋予种种意义：他失恋了，他精神不正常，他难过，他故作清高，他，真他妈的！如果这个人不是在凝视天花板、地板或窗玻璃，而是在凝视一个女人，不一定是五官端正的女人，被观者和旁观者浮想联翩、触景生情的意义就更丰富

了：他是色鬼，他在意淫，他，真他妈的大胆！

在这个世界，你怎么敢凝视呢？哪怕仅仅是出于清澈纯净之心的对于美/丑的凝视，小憩时任性的游弋，抑或无聊的绝望！

一旦凝视，定睛只看一小点，自己的脑子显然就会出问题。因为众人那里的有成了无，美成了丑，对成了错，真成了假。总之，世界会因此颠倒过来。世界不是影射在高高在上的眼睛里，而是影射在倒立的头触地的眼睛中，影射在头穿裤裆而出的呆滞的眼睛中。

这是一个喜欢好话的年代，也是一个帮闲辈出的年代，是一个劝百讽一的大赋一统天下的年代，也是一个身不由己、容易缴械投降、投怀送抱的众狂我亦狂的狂欢年代，颇似先人在《宋书·袁粲传》中描绘的狂欢国，云：

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为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

其实，这仅仅是基督纪年后的两千年多一点点的瞬间！

虽然我们能写作，会表达，但我们并不那么自由，也不那么高尚，有时还不乏獐头鼠目式的油滑与猥亵。拥有表达权力的不少精英们不但唯我独大，还时常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沾名钓誉，哗众取宠，道貌岸然。进而，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真假易位！于是，默观有问题，凝视不正常，独行者也成为另类，甚或品行不端，道德沦丧。

天还有可能塌下来！

文字的作用，首先是让我们自己而非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明白这一点，然后再尝试去让那些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帮助、教化、启蒙，但有着自己的文化和逻辑，还经常审视、打量甚或嘲笑我们的人们理解。对土地的敬畏，对小我的礼敬是我的民俗学的原点。

由此上路，眺望自己远行，凝视与默观，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都别有一番滋味。如疾驰车窗外移步换形、高低深浅、转瞬即逝的彩虹、夕阳，才上眉头，却下心头。

诗歌、小说、绘画、音乐、戏剧常常激情澎湃、爱意浓浓、沁人心脾。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抑或民俗学的论述则常常中规中矩、佶屈聱牙、不温不火甚或索然寡味。无论前

者还是后者，在真正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震慑力的创作、书写中，大写的人——“小我”——芸芸众生中的那一个，绝对有着基本的价值、尊严，或浓或淡的光景无不值得礼敬。

愿我的这些残章、短篇、随想有着上述意味，哪怕是零星的、杂乱的。或者正是在此意义上，我的凝视是忧郁的，我的民俗和民俗学是感伤的。当然，在这个阳光与雾霾同在，希望与绝望比肩的伟大而多艰的年代，人们也完全可以说我的内心是抑郁、昏黑的，文字是无病呻吟、扭捏作态、乱七八糟的……

2013年5月剑桥初稿

2013年12月18日凌晨定稿于京师园寓所

一、急景凋年：

民俗学·老母·小我

1. 小引 __1
2. 小学科的大窘境 __3
3. “民俗学，那是干啥的？” __11
4. 文学与史学的民俗学 __17
5. 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 __24
6. *Folklore Studies*：被忽视的汉学家的中国民俗学 __34
7. 重点学科：沉重的叹号 __42
8. 竖筷插碗的风波 __47
9. 乡土中国的医与患 __56

10. 日渐文艺化的倒痰 __63
11. 母亲的家世 __70
12. 槐树地的风水 __82
13. “两头蛇”的窘境 __91
14. 擦肩而过的走阴 __100
15. “我的病是你们整出来的!” __109
16. 孝道的吊诡：老无所乐 __119
17. 忍辱负重的“非遗” __128
18. 没了眼睛与嘴唇的土地 __138

二、草根·小剧场·空壳艺术： 当代艺术神话的生成与光晕

1. 草根相声的阳谋 __149
2. 大、小“剧场”及其复象 __159
3. “原生态”艺术的摆渡者 __165